



演唱材料

工地兩姑娘

炎木、重山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工地兩姑娘
炎木、重山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書號：321·785×1092 $\frac{1}{32}$ 開·1 $\frac{1}{6}$ 印張·2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目 錄

姐妹倆走親戚（墜子）	炎 木（1）
看姑娘	重 山（20）
工地兩姑娘	重 山（31）

姐妹倆走親戚（墜子）

炎 木

（念）鼓板一聲敲起，

有話交代頭裏，

不說五代殘唐，

不說三國演義，

今天改改口味，

說一段——姐妹倆走親戚。

（白）話說到這，必定有人說啦：說書的，你別廳風大，

雨點小，說來說去，還不是“三門婿上壽”、“兩大

姐回門”！列位，聽話要聽頭聽尾，我說這段書，

可跟往常說的不同，一沒有舉人秀才，二沒有丫

環小姐，却是新中國農村中一男一女兩家。列位

不信，聽我慢慢道來：

李大娘家住李家集，

三間瓦房門朝西，

不幸老伴下世早，

跟前只生兩閨女，

一個一個嫁出去，
撇下大娘在家裏。
六月初一起大會，
走親戚是這一帶老規矩。
這一天大娘起得早，
又燉肉來又殺雞，
擦擦桌椅掃掃地，
跑到鄰家借瓷器。
您要問大娘爲啥擺酒席，
爲的是款待女婿和閨女。
盤盤碗碗做齊備，
兩閨女還是沒消息，
眼看會上開了戲，
李大娘越等越着急，
把菜碗扣在蒸籠內，
解下了圍裙抖抖衣，
一口氣跑到村南高崗上，
瞅瞅東來望望西：
也有男，也有女，
也有担挑推車的，
黑壓壓擰成一股繩，

一股勁往村裏擠，
三姑子問候他二姑，
小外甥拉着他大姨，
瞧人家親戚見面多熱呼，
李大娘心裏越發想閨女，
望望天，嘆口氣，
太陽恁毒幹啥哩？
二姐我還不膺記，
大姐啊，拉一個，抱一個，走趟娘家可不容易！
正在怨天又怨地，
猛抬頭，見一匹驢子來得急——

青驢子，花鞍子，
上邊坐着個小女子，
花衫子，藍褲子，
頭戴一頂草帽子，
胳膊上搭拉馬鞭子，
兩腳不住磕鐙子，
青驢子不住彈蹄子，
跑得快可不蹶蹶子。

李大娘遠遠見是二姐到，
臉上不覺笑迷迷。

轉眼之間來好快，
二妮子，跳下了驢子抖抖衣，
問了聲：“俺姐來沒有？
多天不見怪膺記。”
大娘說：“你就知道想念你大姐，
不知我等你們等得多麼急！”
說得二妮抿嘴笑，
兩手一捧學頑皮：
“娘好吧！娘扎實！
學一個老封建拜拜你！”
李大娘嘴裏罵來心中喜：
“這妮子，光學瘋扯沒規矩。
您姐這時還沒到，
我也不知爲啥的！
二妮啊，秉和咋沒來趕會，
爲啥就來了你自己？”
二妮說：“他這兩天顧不着：
過兩天再來瞧看你。”
娘兒倆正在把話叙，
圍上來幾位老鄰居，
七嘴八舌亂問好，

又問她青驢子是多少錢買來的。

二姐說：“這牲口俺可買不起，

是社裏送我騎一騎。”

鄰居們心裏好奇怪：

大忙天，還會有牲口走親戚？

二姐說：“社裏幹活來得快，

麥茬地早已犁齊備，

娘啊，你村咋還沒有合作社？”

大娘說：“聽說秋後要建立。

只說互助組已不錯，

看起來，比起您社還比不及。

牲口小，犂不足，

麥茬地乾崩崩的不好犁。”

二姐說：“怪不得剛才我從地頭過，

還當是您留的‘晒旱’種麥哩！”

（白）住戲！住戲！唱到這裏可不能再往下唱了。剛才

已交代過，唱的是姐妹倆走親戚，唱了半天，咋

還沒見大姐來呀？列位，這可不能怪說書的忘了，

大姐來得慢，其中有個道理，您往下聽吧！

李大娘催二姐回家去休息，

二姐說：“等俺姐一會慌啥哩！”

大娘說：“您姐準是不來了，
我知道她那婆子乖脾氣，
正月裏您姐來一趟，
捎來一大網‘花不齊’①，
使壞了我的紡車子，
用壞了我的織布機，
小姑子問她要夾襖，
大姑姐叫套個小‘鋪底’②，
走一趟親戚忙個死，
回家去還嫌做活針腳稀。
要不是毛主席頒佈婚姻法，
您姐的日子可沒過的！”
二姐說：“婚姻法沒有行徹底，
不知她村上幹部咋搞的！
等我到區上去開會，
我定要跟區長把意見提！”
大娘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比從前總算有吃有喝的。”

① “花不齊”指婦女紡棉花用的棉花捻子。

② “鋪底”指小孩子用的小褥子。

娘兒倆順着大路往西瞅，
見遠處有個人影往前移——
一步好像挪四指，
三腳踩不死個小螞蟥，
懷裏抱個吃奶孩，
手裏扯個小閨女，
走幾步，換換手，
掏手巾擦汗也來不及。

二妞見是她大姐到，
一溜小跑迎上去，
伸手接過小外甥，
外甥女咧着小嘴叫二姨。
姐妹多天沒見面，
親親熱熱沒法提：

“大姐啊，一來一回二十里，
俺姐夫咋不套車送送你？”

大姐聽說嘆口氣：

“說起來他也够苦的！”

六月三伏不下雨，
背着火鋤子把地犁，
牲口小，沒氣力，

他掂着鞭子空着急。

打得牲口不吃草，

一天使壞了兩張犁，

愁着小秋種不上，

哪還能送我走親戚！”

二姐說：“難道您沒入互助組？”

大姐說：“您姐夫是個犟脾氣，

不開會，少趕集，

勸他入組他不答理。”

二姐一聽撅嘴：

“頑固蛋，困難是他自尋的！”

大娘說：“瞧瞧你這一張嘴，

說出話來沒高低，

要叫你姐夫聽見了，

背地裏可不罵死你！”

娘兒仨一邊走來一邊叙，

抱外甥，拉閨女，一同回家去休息。

二姐去舀洗臉水，

見籠裏往外冒熱氣，

用手掀開看一看，

叫聲娘：“做這些些飯菜幹啥哩？——走娘家，還

能是接官迎皇帝？”

大娘說：“虧你還來嘟嚕我，

咋不埋怨您女婿？

我天天只把女婿想，

他可沒把我掛心裏。”

二姐說：“娘別把他錯埋怨，

他天天可是想着你，

不斷叫我把錢攢，

到冬天，給你買張老羊皮。

本來說俺倆一同來趕會，

碰巧啦，社長叫他去試雙鐮犁。

你想這事多要緊，

全社都指望他教哩。”

大姐低頭不言語：

孩他爹，可跟妹夫比不及。

人人說，合作社的收成好，

他却說，那還不是大和泥！

不服教師挨死打，

光怨自個運氣低，

顧着東顧不着西，

哪還有心走親戚！

姐妹倆一個天來一個地，
俺妹子真算生在福窩裏。
李大娘看見大妞不喜歡，
連忙把話岔出去：
“二妞啊，會場上熱熱鬧鬧唱着戲，
你領你姐去買點啥東西。”
大妞沒錢不願去，
頂不住二妞催得急。
姐妹倆來到會場內，
喜壞了大妞的小閨女，
拉着媽，扯着姨，
一股勁直往人縫裏擠。
戲台上唱的是“婦女代表張桂蓉”，
在社裏領導着婦女編草蓆，
人人說，這才是新社會裏的新婦女，
連大妞心裏也覺怪新奇。
二妞說：“不看吧，
這齣戲是我演過的。”
大妞有點不相信，
“難道說，你也會登台演新劇？”
二妞說：“爲了宣傳演演戲，

這還能算啥稀奇！”

姐妹來到布棚內，

供銷社的貨物擺得齊，

安安藍，直貢呢，

龍頭白布花嗶嘰。

先扯了一雙鞋面布，

又買了一件衛生衣，

挑了一塊“無敵青”，

問聲姐：“你瞧這可以不可以？”

大姐說：“如今婦女講時樣，

你咋偏要穿黑的？”

說得二姐無話對，

眨巴眨巴翻眼皮，

想了半天哧聲笑：

“這是給劇團代買的。”

大姐說：“怪不得你一花就是好幾塊，

我當是全是秉和給你的。”

二姐一聽撇撇嘴：

“我花他的爲啥哩？

我參加婦女生產隊，

給供銷社裏編蒲蓆，

兩個月掙來十來塊，
一總存在銀行裏，
啥時用，啥時取，
是我勞動換來的。”

大姐說：“掙來錢能不交大夥，
還會讓你攢‘體己’？”

二姐說：“開頭我也是這樣想，
掙來錢，都給公公送過去，
誰料他自從參加合作社，
再不像以前那麼‘小氣’，
他言說，倉滿囤流收成好，
日子越過越可以，
一星半點幾個錢，
留給你買點零碎小東西。
擰着鬍子面帶笑，
還說是生產積極要獎勵。

我心想，公公婆婆待我好，
自己花，心裏有點過不去，
給婆婆扯了個黑棉褲，
可把她喜得好像吃了蜂蜜。”

大姐聽罷心內想：

瞧人家一家多和氣！
還是合作社的規程好，
不窩囊一個勞動力。
大妞正在心暗想，
二妞又伸手買鋼筆。
大妞說：“這是給秉和買的吧？”
二妞說：“我買是我自用的。
以前我的文化淺，
記賬看報真費力，
那一天把賬記錯了，
氣得我哭了一夜沒合眼皮。
秉和說，沒有文化咱能學，
哭哭啼啼又何必！
民校我上了一年整，
夜晚抽空多溫習，
俺倆不斷挑過戰，
好幾回都是我第一。”
二妞越說越高興，
大妞越聽越稀奇：
“你又生產，又學習，
針綫茶飯誰料理？

難道你婆婆會願意？”

二姐說：“這也是慢慢爭來的。

俺村成立了合作社，

同工同酬沒高低，

我想着自己勞動多麼好，

靠男人吃飯啥出息！

三番五次跟秉和講，

一定要扛鋤下田地，

婆婆一聽心生氣，

指着狗來罵着雞：

年輕女人在外跑，

俺家可沒有這規矩。

我可不管這一套，

牙根一咬就出去，

頭一天掙了十分整，

算起來比蹲在家裏有出息。

可是俺婆婆不死心，

怕媳婦瘋扯難調理。

我看見只裝沒看見，

心裏要爭一口氣，

放下了鋤頭就做飯，